

普绪赫文丛

臧建民 艾以 主编



那个冬天里的永丰农场

倪祖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普绪赫文丛 V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那个冬天里的永丰农场

倪祖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个冬天里的永丰农场/倪祖敏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普绪赫文丛/臧建民, 艾以主编. 第5辑; 6)

ISBN 978-7-5426-3431-3

I. ①那… II. ①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611 号

普绪赫文丛 V (那个冬天里的永丰农场)

主 编 臧建民 艾 以

著 者 倪祖敏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蓝 漪

装帧设计 王逸凌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400 千字

印 张 110

书 号 ISBN 978-7-5426-3431-3/I · 507

定 价 300.00 元(全 10 册)

总 序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1926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

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的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臧建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自序

我一直有个心愿。

在从新闻职业岗位上退下来之前，一定要完成一部有关“知识青年”的著作献给我的同龄人——曾经的一代“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并不十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然而，由于工作忙碌的缘故，多年来的这个心愿一直未能了结。

3年前原以为本书的写作计划可以进行了。可是，当我刚动笔一个多月时，却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搁下了笔。想不到，这一搁，竟又过去了三载春秋。

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这个心愿一直在折磨着我。

我似乎觉得，许多曾经的“知识青年”在注视着我，他们指着我的背脊，有的在质问，有的在呐喊，有的在哭泣。这种眼光是十分的可怕。每当想起我的写作生涯还有这件事情没有了却时，心顿时抽紧起来，犹如一笔沉重的债务压在身上，久久缠绕着我的灵魂，令我不得安宁。我也被这个心愿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在睡梦中也会突然惊醒，满脑子就是这件事。因为，我曾经也是知识青年，也上山下乡过，也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在北大荒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10年青春岁月。

上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两大运动，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个为时 10 年的运动，都给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终身难以释怀的伤痛。

关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有了公开的结论。然而，几乎与中国每户家庭息息相关的“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又发展到 2000 余万“知识青年”如同狂潮般的来而复去，到底是为什么？它给整个社会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论。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难道非要写不可？可不可以不写？我想回答自己，但，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正确答案。

青灯孤影下，我恍惚听见了千百万“知识青年”当年声嘶力竭要回家的嚎叫声，接踵而至的便是那些活着和已经死去的孩子们在滔天骇浪中作绝望挣扎的情景。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想起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幸逝去的那个妹妹。那一年，她正是 22 岁花样年华，自己的青春活力还未等到“大有作为”时，便被“广阔天地”吞噬了年轻美好的生命。

坐在黑夜里，望着深邃莫测的夜空，我泪流满面，我似乎怎么也说不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痛。多少年来，这种钻心彻骨的痛伴随着无数个天寒地冻，一直深埋在我的心底里，从未有过任何减弱。平时，别人都说我看上去很坚强，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也有许多说不清的脆弱掖藏在心里头，犹如寒天喝凉水，滴滴记心头，惟有自己才知道得丝丝真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既然“很有必要”，为什么10年里国家耗费了几十亿人民币，得到的却是“三不满意”：本人不满意，家庭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呢？

既然“大有作为”，为什么10年后却又让他们风卷残云般地回到了城里，不要他们接受再教育，也不要他们再有作为了？

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并演绎成了这场几乎涉及中国每家每户的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夜深人静时，我时常这样问自己，心在阵阵发痛，有时竟像掉魂似的想放声嘶吼一阵。

其实，在那个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的年代里，让人作痛的岂止是“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善良的人们，昨天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今天却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打成了“牛鬼蛇神”，有的甚至还落了个妻离子散和尸骨未存的结局。当然，从那一次次不堪回首的运动中走过来，在祭奠过无数混沌之后的人们会坚强地抹去泪水，抬起头朝前走去。

但问题是，“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程浸透了谎言、荒唐、愚昧、动荡和强加于人。既然如此，今天我们难道就不应当再一次地去解放思想，鼓励独立思考并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追问下去，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吗？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展现给读者的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发生在北大荒的一些片段组合，它仅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读者，千万不能因为它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甚至又是农村的事，而忽视它传承至今并仍在继续影响着我們前进的种种羁绊以及愚昧落后的世俗陋习。

因为，我们仍旧生活在太多的艰难之中，仍旧被太多的羁绊包围并束缚着。不过分地讲，尽管前方还有很多坎坷的路要走，但最使人疲惫的不是前方的艰难险阻，而恰恰是背负在我们身上的包袱和鞋子里面的一些沙子。

坦诚而言，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理论家，对于今后也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之所以想把那一段经历记录下来，是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共和国历史上沉重得难以翻过去的一页；今天我之所以有话想要说，是怕时间久了，会忘了，烧了，埋了，可惜了。

大约在明年菊花绽放的时候，这部著作可以交给出版社出版了，就此也了却了我今生的一桩心愿。不过，这不足以描述我心情的全部。苦难、坎坷和伤痛，并不是我所关注的话题。缠绕我那颗微不足道的心，正是在痛定思痛之余，还有许多的反思和问号。我想提醒广大读者，牢记那段历史，坚决不让我们的后代再遭受这种灾祸。同时，兴许还能让广大读者从这些真切的生活缩影中，找到一点感悟，使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继而认准方向走向光明灿烂的前方。

推开窗户眺望，眼前是一派冷寂苍茫的隆冬景色。

冬天里的人们似乎总睡不醒，他们还滞留在梦中，还在那里神经麻木，说着那些“无怨无悔”、“魂牵梦绕”、“眷恋怀念”的话。

我用手拭去了不知何时流下的存在着脸颊上的一滴冰凉泪水，在萧瑟的冬天里，揣着一颗滴着血的心，捏紧了手中的笔，在不停地写着，写着……

泪，已经流干了，干不了的是血。

作 者

2009年元月

惊蛰已过，万物复苏。

上海的黄浦江畔已经显现出了春回大地的景象，然而，黑龙江省德都县县城往北，经永丰农场朝五大连池方向去的那片土地上，却仍是一派荒凉苍茫的冬季景色，毫无一丝生命苏醒的迹象。

站在蔚蓝低垂的天幕下向远方望去，几乎看不到一座障碍物。目力及处，天地合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起伏不平地一直向前伸展，伸展，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与蓝天连在了一起。

伫立在空旷苍茫的大荒原中，望着这没有尽头的黑土地，任何一种生命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孤独无援。

俗话说，北大荒的春风冻死牛。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是不知道它的厉害的。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那种凛冽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地在天空中呼啦啦地来回呼啸肆虐，不仅将路边白杨树和榆树的枯枝吹得瑟瑟发抖，而且，人的脸颊经它刮过后，一个个也都会变得乌黑乌黑，跟抹了黑炭似的。

熬过漫长的寒冬后，脚底下的冻土开始融化了。一股股似黑不黑的泥浆水，从地底下“咕咚，咕咚”地冒出来，流得大道上

到处泥泞不堪,让人无法下脚。流动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特有的气味,那是每户人家柴禾堆里散发出来的腐霉味和正在消融的冻土混合成的一种泥腥气。周围的屯子里,除了屋顶上飘浮着缕缕淡灰色的柴烟之外,大道上几乎看不到有行人走动的踪影。当地人还没从“猫冬”中彻底苏醒过来。他们仍旧裹着一身黑得发亮的棉袄棉裤,依靠着去年秋天里存储在地窖中的一些土豆和白菜帮子,艰难地打发着这段一年里最难熬的日子。

冬去春来,原本就是青黄不济的时节。生活在这般要啥没啥、想吃啥没啥条件下的人们,望着这苍茫空旷的天地,心里头如同这一马平川的茫茫荒原一样,也是空荡荡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永丰农场和我国著名的五大连池火山群,一起坐落在德都县境内、讷谟尔河北岸的那块空旷的原野上。这是一个袖珍型的农场,一共有五个分场。五个分场就像骰子上的那五个小点,均衡地分布在县城去往五大连池的公路东西两侧方圆四五十里地的范围内。骰子中心的那一点,便是永丰农场的场部和二分场。

公元 1719 年至 1721 年,五大连池的火山爆发,喷发出来的岩浆堵塞了当年的河道,形成了五个相通的熔岩堰塞湖,因其形如串珠状,故称“五大连池”。它的周围至今还耸立着古代和中、近代形成的大小 14 座火山。有着完整的风光奇特的火山地貌、火山景观和疗效显著的矿物水。

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世界各地的矿泉,都是温泉多,冷泉少;有毒的多,无毒的少;能沐浴的多,可饮用的少。而五大连池的矿泉水低温无毒,既能喝,又能沐浴。因为泉水有特别明显的药

物疗效作用，所以，两百多年来，这一带的居民都知道运用“药泉水”配合中医中药治疗各种皮肤病、高血压、胃病、神经衰弱、贫血、风湿、糖尿病、颈腰椎病、静脉曲张等各种慢性疾病。

每年端午节来临时，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居民，都要过一个饮水节，这是一年里最隆重的节日。端午节这天零点一到，人们争相围聚在泉源旁饮水，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们互相祈祷祝福，有病治病、无病健身。据说，端午节零点时候的水，是吉祥的“神水”，驱灾的“圣水”。有幸喝到这个钟点的水，不仅能治百病，而且还能消除全年的灾祸。

五大连池那边有几座疗养院，每年有许多患者络绎不绝地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休养治疗。

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道”，凡是想要从德都县城这边往北去五大连池的人，再无其他的路可走，都必须从永丰农场的场部穿越经过。县城到永丰农场场部的这段路程大约有十里地左右，若拉开双脚走，越过讷谟尔河大桥，再翻过南洋大堤，大概要花一个钟点的工夫。

那是1971年4月间的一天晌午过后。一挂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大车冲出了县城东北边的那个豁口，迅捷地往北奔跑在去往永丰农场的公路上。飞奔的蹄子扬起的尘土，像一条灰色的大尾巴，拖在马车的后边。

车上坐着车把式刘德贵和二分场的知识青年佟婉芬与萧方原。他们是一清早去县城供销社进货的。这三个人忙碌了一上午终于装满了货，在饭馆胡乱吃了点饭后，就赶紧驱车往回返。佟婉芬是二分场小卖部的营业员，下乡前她的家在哈尔滨。坐在车上的上海知青萧方原她是她的对象。为了帮小佟进货，今儿一早，这个

小伙子特地向领导请了假，陪着自己的女朋友一道去了趟县城。

萧方原是1968年第一批下乡来到农场的知识青年。这个上海小伙子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整天乐呵呵的，平时总喜欢和别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瞎摆豁”。^①只要有人扎堆的地方，一般总会见到他的身影。他那种口无遮掩、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特别讨一些女青年的喜欢。无论是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还是当地农场里的一些女青年，都喜欢和他打情骂俏，拿他取乐开个玩笑什么的，而他从来也不会跟人生气。所以，知道他的人都讲：凡有萧方原现身的地方，那里准会洋溢着一派欢声笑语的气氛。这是咱这里知青连队的一条铁定的规律。

听起来是奇闻，说起来却不是笑话。大眼睛，高鼻梁，长得一副聪明伶俐英俊相的萧方原却有着一个“戆多”的绰号。这个绰号不是别人给他取的，而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因为，平日里他张口闭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依狄种戆多。”^②再加上他和人家好开玩笑，于是，大伙干脆就把“戆多”这个可爱的雅号送给了他。久而久之，“戆多”也就成了他的专用代名词。

古今中外，爱情是一个神圣甜蜜的字眼。然而，对于萧方原和许多下乡知识青年来讲，却是一个充满了泪水、苦楚和鲜血的字眼。1968年下乡那时，农场规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准知识青年谈恋爱！谁要是破了这条规矩，谁就是越了雷池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过。如果你还不认罪，那就等着瞧吧，不开批斗会，不把你批得个体无完肤那才叫怪呢！所以，知识青年都说：这些土北佬^③的脑瓜里都进了水。一边要让我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

① 摆豁：东北话。侃大山，吹牛。

② 依狄种戆多：上海话，你这种傻瓜。

③ 土北佬：知青对当地干部的一种鄙称。

命，一边却又不让我们谈恋爱。那又怎么能让广大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安心干一辈子革命呢？

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萧方原，有着上海青年人特有的一种精气，每逢当地的干部训斥知识青年谈恋爱时，他就愣不把这些干部放在眼里，甚至嗤之以鼻地说：“若让我这样的理论家出场和这种没文化的人理论，还不得把他们这些人都理论死。除非没有我发挥的机会！”他的理论依据是：“尽管我们没有学过划分句子成分，也不懂一元二次方程，更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牛顿定律为何物，但是，我们知道，《毛主席语录》里没有说过知识青年谈恋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老三篇》里也没有说过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所以，我们根本不要怕这些土包子，随他们像乌鸦般地去乱叫唤！”

下乡的生活相当枯燥乏味，除了吃饭、睡觉、下地干活，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所以，许多知识青年根本不管什么纪律不纪律的，选择了用谈情说爱的方式来填补一些精神上的空虚和苦涩，他们明里暗里地都渐渐地谈起了恋爱。有的在休假日双双去了县城，有的坐了马车跑到十几里远的五大连池去约会，还有的干脆钻进了庄稼地里倾诉情思。时间长了，当地的干部见再也无法阻挡住这股洪流，又知自己理亏，便只得开闸放水，眼开眼闭的随他们去了。

青春是爱情泛滥成灾的季节。恋爱风由此在辽阔的原野上像荒草般地疯长了起来。

大车在一路奔跑。原先平坦的路面开始变得高低不平和坑坑洼洼起来。一条条被车轮子压出来的沟壑，纵横交错地裸露在公路中央。来来往往的车老板显得很无奈，他们裹着厚厚的

皮大衣坐在车上，不断地挥舞着长鞭，发出“叭、叭”枪响似的声音，驱赶着牲畜，慢吞吞地向前走去。

向前走的这条路，不知已经走了多少回，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难走，充满了高低不平和坎坷曲折。

通往永丰农场的公路是一条沙土路，遇到下雨天就翻浆，车行起来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如同在波浪中行船。

马车在公路上晃晃悠悠地走着，车老板刘德贵专心致志地看着前方的一个又一个凹坑，一点也不敢松懈。自打在永丰农场落脚后，他也数不清自己在这条道上曾经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更记不住自己在这条道上撒下了多少汗水。他甩动鞭子，驾驭着四匹高头大马，喃喃自语道：

“这道，真没治！十多年来，咋就没个人来好好修一下？”

“是啊！为什么就没有人去修一下呢？”回到农场还得一会半儿，坐在车上的佟婉芬闲得无聊。她想跟人唠嗑唠嗑，解解闷，便冲着刘德贵不停地问：“老刘头！你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啊？”

“甬提它了。”刘德贵懒得理睬佟婉芬，所以眼睛都没向她看一眼，只是用手拉紧了缰绳，自言自语地说。

见老刘头回避佟婉芬的问话，坐在旁边的萧方原插进来，说：

“哼！你这人也真是的，坐在车上反正没事干，唠会儿嗑，又怕啥的？”

老刘头没有答应，只是摇了摇头，从胸腔里吐出一口长气。

萧方原并没有顾及老刘头的心情，一路追问道：

“听说你是孤儿，自己是哪方山水的人都不知道？”

见前面的道好走了些，刘德贵收起了鞭子，让马慢慢地向前走着，自己可以腾出空来开始和车上的人唠嗑：“那是命啊！反

正懂事那时起，我就一直跟在一群要饭的后面四处流浪乞讨长大。我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生在谁家，也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确实是人生的最大悲哀。两个年轻人似乎也悟出了刘德贵平时之所以冷寂独处，而不愿和人来往的道理。

“那，你的腿咋会瘸的呢？”佟婉芬倚在车上的那堆货上，疑惑不解地指着刘德贵的腿发问。

“我自小不识字，讨饭走到哪，就算到哪。有年冬天，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走进一户大人家去要饭，却不料窜出一条狗，把我的腿脖子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淌，伤了肌腱。因为一直没钱去找大夫治，后来肌肉发生腐烂，所以就落下了这腿脚病。”刘德贵脸部的表情顷刻变得痛苦起来，他沮丧地晃着脑袋继续说：“老天注定我是个苦命的人。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东北解放了。我这个臭要饭的懂个啥？饿极了，就和几个要饭的哥们去了公路边，把电线杆上一百多公尺的电话线割下来，卷巴卷巴地卖钱换了饭吃，最后给人民政府抓住了，按反革命破坏罪被判了15年，后来被提前释放，从大牢出来后就被送到了这个农场里。我是老鼠钻口袋，自找死啊！”

刘德贵的身世让两个年轻人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颤，他们瞪大眼睛，不约而同地问：

“那你，难道连个沾亲带故的人也没有吗？”

刘德贵一怔，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反问道：“家？我哪有家？我是古井里插竹竿，从来就是清水光棍一条。吃在马号里，住在马号里，马号就是我的家。四十五六的人了，也没成过家，谁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个啥滋味。嗨，还提那干啥啊？好死不如

赖活呗，咱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人孤身过吧！”随后又咕噜了一声：“唉，说那玩意儿有啥用？我是黄连水沐浴，一生苦啊！”

刘德贵的眼皮连同声调都垂落了下去。年轻人的问话显然触痛了他心灵深处的创伤。

“驾！驾！”见前面的道越来越开阔，刘德贵开始抖落缰绳，吆喝牲口，让它们小跑起来。

“你别装蒜了！你说你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那又怎么知道自己姓刘？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脸天真无邪的佟婉芬，不依不饶地追着老刘头问。

“谁装蒜了？”刘德贵有点不高兴了，他说：“被政府抓起来受审时，人家问我姓啥？我说，我咋知道自己姓啥。我从小就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懂事后就跟随在一帮讨饭的人后面到处流浪，流到哪个地方，就算哪个地方呗。审讯人员听说后就讲：‘流’和‘刘’是一个音。你既然是到处流浪，就姓‘刘’吧！人家还讲，你今天犯了法，但早晚得回归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得归，得归’，给你起个名字叫‘德贵’吧！从那以后，我就叫刘德贵了。”

刘德贵的话使两个年轻人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们垂下了头在思忖，老半天没缓过劲来，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而刘德贵一脸茫然忧伤，自言自语地苦笑道：“都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还提那玩意儿干啥？活到今天这份上，人也朽木粪土，离死都快不远了。”

大车翻过南洋大堤，爬上了讷谟尔河大桥，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宽阔的讷谟尔河就在桥底下。据说，此地原是一片沼泽地，属于讷谟尔河河床的一部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来了一批垦荒队员，他们利用自然条件，在这片湿地上建立起来一个